

李石岑著

希臘大哲學家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言

序)——

師石岑先生，把他的近著哲學史上的三個體系增訂了一下，成了一本希臘三大哲學家。他這一部著作，決不單是一部哲學史，牠本身就是一種哲學，又不單是幾種哲學的敘述，牠本身就是一種哲學的建立。

歷來的哲學史家，殆沒有一個不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人，看作是歐洲哲學的開山，認為一部歐洲哲學史，全是他們三人開闢的園地。我不否認他們在哲學史上的地位，不，我們與其否認他們地位的隆高，倒不如承認他們在哲學史上的地位過於隆高。他們對於後世歐洲哲學的影響很大，而且太大了。

在他們三人影響下，歐洲哲學史已經成了一部名詞遊戲的歷史。在他們三人遺澤下，一般哲學家所討論的問題，都離開了實際的生活。他們的哲學愈講得高深，他們的理論，便愈無涉於實際生活。所謂觀念，所謂現象，所謂普遍，所謂特殊，都成了他們的玩弄物。他們的著作，亦祇宜於裝訂得很美麗的，陳列在有閒者的書架上作

——(書

一種消閒物。

但是，我們說他們的名詞遊戲，無涉於實際生活，仍是不很切當的。牠有影響於人類的實際生活，但牠的影響，反乎現代的要求；牠有牠的功績，但牠的功績，不外爲當時的最高支配階級，解去一層重圍。他們的主知主義、唯心主義、貴族主義和有神論的理論，正是逃避現實，對當時轟轟烈烈的破壞運動加以『詭辯』的指駁，而爲當時的治者階級，添上一道隱身的護符。他們的神學的觀念，形上學的觀念，正是矇蔽人間，使人們認不消世界的真相。而他們的哲學，所以會如此受人間推崇，亦即因他們的哲學，作了貴族階級僧侶階級的御用品。

這種批判，決不是冤枉他們師生三個。我們只要讀一部中世紀的歷史，我們就會知道，在這是一個黑暗時代，由柏拉圖哲學而起的神學觀念，由亞里斯多德而起的演繹法論理學，曾怎樣爲當時的貴族僧侶所利用啊。事實上，他們的地位，亦就在他們被貴族僧侶利用的時候，纔被人間確認。

這種幽靈式的哲學一天支配着人間，則不僅社會最低位的勞苦羣衆無由解

放，即代貴族僧侶而起的市民階級，亦將無法得到解放。不，我們無寧反過來說，人類解放的前提之一，即是這種幽靈哲學的揚棄。

事實亦正如此。作爲第三階級或市民階級革命領導的理論，如十七世紀的英國哲學思想，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思想，即可說在相當程度上，撞破了他們哲學的樊籠。培根的歸納法、洛克的經驗論、百科學者的唯物論機械論、無神論、盧騷的民約論，都在相當程度上，作了他們三人的叛逆。至若近世社會主義的理論，則因根本法意物質方面、慾望方面之故，更在本質上，對於他們幽靈式的哲學，加以否認。但就在他們離開這三位希臘哲學家的老家的時候，他們再踏進了別三個希臘哲學家的營壘中去了。那就是石岑師這裏所講的赫拉克里特、勃洛大哥拉斯、德謨克利特士。

原來，第一，一切革命的理論，須立足在一個變的觀念上。設不以變革爲前提，換言之，設不首先確認變革的可能，則一切革命理論都不能成立。因爲革命即是變。第二，一切革命理論，都不能不相當的看重個體，因爲革命的真實要求或最後要求，終

是自由解放。第三一切革命理論，都不免有唯物論的傾向，因一切革命，都對現實世界而發，唯心主義卻是逃避現實。不過，因為前一種革命之發生，與機械觀的科學之發展，有密切關係，所以，對於第一種理論，即赫拉克里特的理論，纔被肯定，卻馬上又被否定了。因為後一種革命之發生，與集團的社會生活之發展有密切關係，所以，對於第二種理論，即勃洛大哥拉斯的理論，因要最後肯定，遂不得不暫時否定。

這樣說，石岑師在哲學史上，即使尋不出他們三人的體系的發展，亦已有充分理由，把這三個哲學家提起來，作為哲學史上最重要的柱石了。何況事實上這三個體系的發展，已經實際生出了不少的果實。在今日沒有誰不知道科學的重要吧，但科學之成立，卻根本就立在兩個基礎理論之上。第一個是作為科學方法的洛克一流的經驗論，和孔德一流的實證論，第二個是作為科學基本假定的機械世界觀，如能力不滅物質不滅的定律。但前者便是勃洛大哥拉斯體系發展的一個果實，後者便是德謨克利特士體系發展的一個結果。科學上有名的元子論亦未嘗不可說是德謨克利特士元子論之進一步的說明，有名的進化論，未嘗不可說是赫拉克里特

士學說之必然的結論。至若社會主義的基本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曾怎樣受影響於赫拉克里特士與德謨克利特士，卻又無特煩言了。總之，代表近代精神的這兩大怪物——科學與社會主義——結局，都直接間接，和這三個體系發生顯著的關係。

然而，這樣重要的三個體系，卻一向爲哲學史家所輕視。有人說，他們所以被人輕視，就因爲他們沒有整部的著作留傳。但事實正與此相反。我們應該說，因爲他們的學說遭忌於當時，所以他們的著作不能留傳。這三個思想家不願作貴族僧侶的御用品，他們的思想亦不能作他們的御用品。他們所以一向被人輕視之原因在此，但他們的哲學所以值得特別敘述之原因，亦卽在此。

要從無人注意的黑暗中，同時把這三位哲學家提出，可以說是哲學史上一種革命，不是一個普通哲學史家所能做到。要徹底認識這三位哲學家，必須先建立一種哲學。那要是看重鬭爭的，纔會看重赫拉克里特士，要是看重個體的，纔會看重勃洛大哥拉斯，要是看重物質的，纔會看重德謨克利特士。總之，這三拉哲學家之抬頭，

即是鬭爭的個體的唯物的哲學之抬頭。這不是培根一流的經驗主義，不是笛卡兒一流的理性主義，亦不是康德一流的批評主義。那祇是尼采一流的新浪漫哲學。

石岑師近年來，不斷的努力於這一派哲學的介紹與闡明，然而他不僅是介紹與闡明，他曾由研究這個學派，而加入這個學派。他的哲學，是新浪漫主義在中國第一次的出現。

以新浪漫哲學家的資格而特別重視這三位大哲學家，在我並不覺到什麼奇異。正如石岑師自己所述，新浪漫哲學乃是這三大派哲學思想的合流。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我們亟要做的，是從另一觀點，辯明新浪漫哲學之發生，究竟包含了什麼嚴重的意義，新浪漫哲學在中國，究竟可以佔一個怎樣重要的地位。

石岑師在本書的結論，曾指出新浪漫派哲學的幾個特點，說牠是唯物論的，與唯心論的舊浪漫派相反，是個體主義，反主知主義的，與普遍主義，主知主義的舊浪漫派相反，是肯定人生的與厭世的舊浪漫派相反。即此數點，已够說明新浪漫哲學發生之意義。

原來，機械科學的發明，對於人類各方面，都曾與以深切的影響。從機械科學生出來的資本制勢力，克服了全人類，世間就連最是愚蠢或最好懷疑的人，亦不能不承認科學的勢力偉大。然而，科學所造成的這個世界，卻又處處給人們以單調的，冷酷的，悲慘的待遇。他可以幫助人類，但亦可以束縛人類，他好像是一個極負責任的『狄克推多』，他給你幫助，但不讓你有自由，所以人類需要他，同時又怕他，歡迎他，同時又恨他。

就在這情況下，產生了新浪漫哲學。

—(書)—

新浪漫哲學認我們的生命，有最高的價值，我們應該努力，我們應該認識生活自身的價值。我們的行為除了對自身負責，不必受任何束縛。我們應以『白熱燃燒的心情，奔赴於宇宙與人生問題之前。』我們應該突破一切網羅，如果因襲的文明可以阻害我們生命的發展，應不惜於破壞，如果機械的科學，可以束縛我們生命的進展，亦應不惜於拋棄。總之，生命居第一位，世間一切僅居第二位。充實生命是第一位，充實世間乃是手段。神是人造的，國是人造的，科學亦是人造的。

這種強烈的興奮的富有刺激性的哲學，對於歐洲各民族，究曾發生如何影響，我不要在此妄加論評，但這種哲學傳到中國來，卻顯然引起了一種熱烈的運動。這種哲學，伴着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族自覺運動，引出了一種個人自覺的運動。這時代以前，中國人循由幾千年來民族遵行的老路，不敢逾越一步，他們不知道生命的價值，亦不敢評判生命的價值，他們生存着，但是一種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生存。他們的生活祇對已死者負責。他們不知對自己負責，亦不敢對自己負責。實在說，他們的生

活無價值，他們亦不知道生活的價值。

爲這種因襲心理撞起葬鐘來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一方面，是民族的自覺，但更重要的一方而，卻是個人的自覺。中國人是第一次在這種運動的影響下，開始向新的道路上走，而對於已往的一切，開始作一種新的評價。

但不幸，這種覺醒運動的主要領導的思想，乃是一種微溫的實用主義。這個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不但不能給他們以正確的前進的方向，就連要給他們以興奮的刺激，亦尙嫌不足。所以，事實上，五四運動的結局，祇是一個整理國故的口號。五四運

動到底不過是一次流產，不能完成新中國交給他的使命。

要從數千年的積習中，救出整個的中國民族，自非破除一切積習不可。要從牢不可破的民族因襲性中使每一個人都富有進取性、創造性，又非破除一切民族的劣根性不爲功。但要破除一切根深蒂固的積習與因襲性，自然不是改良的微溫的實用主義所可做到。要他們興奮，必須給他們以一積興奮的哲學，要他們認識生命的價值，必須給他們以一積肯定生命價值的哲學；總之，要使他們成爲有力的人，必須給他們以有力的哲學。

——(實

——(實

在這一方面，石岑師對於新中國的覺醒運動，確有他獨到的貢獻。他介紹費爾巴哈，他介紹基爾克哥德，他介紹尼采。他亦『要由哲學的數義影響到全人類的生
活，使全人類生活之向上與提高。』他一向就特別看重『個性之發揮，個體之堅實與強烈』。實在說，石岑師這本著作的公表，怕亦是由於這一方面的動機。

這種哲學，曾在中國過去發出如何的影響，將來又將要發出如何的影響，在今日，還是頗難估計。在我，則認爲任何哲學，都不能憑空給人們以影響。新浪漫哲學之

介紹，當然應着一個實際的要求，但新浪漫哲學發生的背景，則無疑的是機械科學及其實際產物對於人類的壓迫。今日中國的機械科學，究發展到了什麼程度，今日中國的資本主義，又曾發展到什麼程度，卻還是一個頗多疑問的問題。即因此故，今日中國大都市中的學生，比較容易受這種哲學的感化，在窮鄉僻壤中，就連少數有為的青年，亦不大能夠認識這種哲學的價值。新浪漫哲學，在中國只為少數大都市上的學生所認識，牠的影響，亦祇限於此。

於是，我們的問題，又進了一步了。這少數學生之自覺運動，對於新中國，究竟負了何等的使命？在我，則認為知識階級單獨的運動，始終只能造成一個啓蒙時代。他們的任務，是對於傳統的一切，辨明其沒落之理由與必要，而對於一切非知識階級，傳以啓蒙的知識。前者可以說是破除黑暗，後者可以說是傳播光明。

但知識階級如要繼續進行其單獨的運動，則不僅在事實上不可能，亦且為理論上所不許。把知識階級本身的自覺運動擴大，釀成一個全民衆的自覺運動，是現代中國知識階級最大的一個任務，甚至就說是他們唯一的任務，亦未嘗不可，但這

種任務一經完成，則知識階級除了按照新的情勢，尋覓新的出路，怕就只有沒落。

以上幾段話，暗示了我一種意見。應着實際要求而被介紹到中國來的新浪漫哲學，對於新中國的自覺運動，確是一個獨到的刺激，但這個刺激，只在啓蒙運動中，佔有特高的地位。正如石岑師所說『在自我橫破權威壓迫之餘，固宜亟圖自我之解放，在自由受各方束縛之後，固宜亟圖自由之發展。惟既已充分解放，充分發展，便應尊重集團的精神。主觀的條件具備之後，便宜尊重客觀的事實。社會固非個人無由建立，但個人更非社會無由發展。個人之社會的發達，實爲時代中一種不可抗的潮流。』石岑師在本書結論中，特提出『新浪漫哲學之修正』，實是極有見地的一種議論。

我在這裏所要補足的一句話，卽新浪漫哲學只是對機械科學及其實際產物之無目的的反抗。牠充滿着反抗現實世界的精神，但不能給我們以第二現實。牠充滿着時代的意識，但對於時代的進行，卻沒有明白的意識。牠提出了『充實生命』這樣一個空空洞洞的口號，但『生命』如何方可『充實』，換言之，在一定的制度

下，生命充實是否一般可能的問題，牠並沒有給我們以明白的答覆。總之，新浪漫哲學，只是一服興奮劑，決不是一座指南針。

然而，只要牠能使全中國人都興奮起來，都認識生命的價值，都成為有力量的人，牠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就很值得我們注意了。因此，我對於石岑師這部最後歸到新浪漫派哲學之著作，不得不表示十分的敬意。

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郭大力。

自序

—(序)—

我們翻開西洋哲學史一看，總是記載着一些哲學家的問題，很少記載着人的問題。但哲學本身的進化，卻總是朝着人的問題的方向進化，很少朝着哲學家的問題的方向進化。甚麼叫哲學家的問題？譬如本體的問題、實體的問題以及其他天賦觀念、抽象概念的問題皆是。一部哲學史必定要把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人當作希臘哲學開明時期的柱石，便已經陷入哲學家的問題的迷陣裏。有許多問題是他們自己想像的、假造的，無論終久沒有解決的可能，就令有解決的可能，結果於我們人類毫沒有用處，結果等於一種遊戲。柏拉圖的理念論不過爲蘇格拉底的知識論之擴大。試問蘇格拉底的知識論告訴了我們一些甚麼？又試問柏拉圖的理念論告訴了我們一些甚麼？柏拉圖把蘇格拉底的迷陣更擴大些，有所謂「善理念」、「最高理念」、「理念之思慕」，不知說到那邊去了？亞里斯多德雖然比較切實些，然而結果仍逃不出柏拉圖的窠臼。哲學史上由他們三人開了這麼一個端緒，於是

全部哲學都鬧着哲學家的問題，而人的問題便無人過問了。甚麼叫人的問題？這個不用說明，因為一切與吾人生活上發生關係的東西，皆屬人的範圍之內。我們何以會變成人類，何以要變成更好的人類，這就不能不想到變化的問題，進化的問題。人類具有一些甚麼感覺，甚麼是我們所見的客觀界，這就不能不想到感覺的問題，主觀的問題。人類本身如何組織而成，人與人有些甚麼關係，這就不能不想到唯物的問題，功利的問題。我們知道在西洋哲學史中提出變化的問題，進化的問題最早的是赫拉克里特士，提出感覺的問題，主觀的問題最早的是勃洛大哥拉斯，提出唯物的問題，幸福的問題最早而最有勢力的是德謨克利特士。我認他們三人纔真正是哲學的開祖。因為他們三人所提出的問題，現在已經結成了許多鮮麗的果實。是他們三人的思想，各自成爲一個體系，現在都有線索可尋。而由他們三人的體系之合流，遂產生新浪漫哲學。

一個哲學史家的觀點不必和一個哲學家的觀點相同，因此，哲學史家的問題不必便是哲學家的問題。哲學史家看重思想的演進，看重由思想所發生的影響，更

看重一種思想所由發生之背面的事實。哲學家便不是這樣。哲學家每每抓住了一點，遂忘卻了其他諸點；每每把極不重要的極可笑的玩意兒當作無上法寶。照這樣說，我們不妨正名定分：『只有哲學史家纔是哲學家。』黑格爾的觀點，是哲學史即哲學，這是一種驚人的發見。哲學史家既具有這種特識，所以他所認定的哲學家，常出乎他人的意想之外。譬如勃洛大哥拉斯是一向爲人家所忽視的，但黑格爾特別看重他的地位，於是哲人派（*Sophists*）的真相，方始大白。又譬如德謨克利特士也是一向爲人家所冷淡的，但文德爾特別看作希臘系統哲學時期之第一人，於是希臘哲學的真價值，方始決定。這不是學普通哲學家的故技，一切可以隨意由主觀決定的，這有客觀的事實可證。哲學史家所以被人重視，即全在此。

我絕沒有做哲學史家那種可笑的成心，然而我不能不決然的承認赫拉克里特士、勃洛大哥拉斯和德謨克利特士在希臘哲學史上的地位，承認他們的地位在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人之上。因爲他們的思想確實發生了不少的有價值的影響。我在可能的範圍內，已經把他們的影響大概說明，但恨未能充分的說明。

也許他們的影響之說明，還有待於我們的事實上的努力。
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石岑序於柏林。